

天一阁研究丛书



YZLI0890174533



天一阁丛谈

骆兆平 ◎ 著

TIANYIGE CONGTAN

宁波出版社

天一阁丛谈

骆兆平 著



YZLI0890174533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一阁丛谈 / 骆兆平著—宁波:宁波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80743-762-8

I. ①天… II. ①骆… III. ①藏书楼—史料 IV.
①G259.25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1875 号

天一阁丛谈

作 者: 骆兆平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邮编:315040)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封面设计: 唐雪冬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8.5 插页 4

字 数: 118 千

版次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762-8

定 价: 17.00 元

序

余早岁即慕天一阁之名，后以负笈燕京，无缘往访，及来沪上，每与朋好叙谈，辄及天一阁往事，对东明先生之广收当时通行之图籍，历年既久，咸成珍本，甚钦其远见卓识为不可及。余自主合众图书馆即效其法，搜求近时刊物甚勤，迄今视之，均似星云，可遇而不可求矣。往从章式之丈获悉海盐朱旭初先生收藏清代贡卷甚富，曾由张菊生丈亲函朱处作缘相让，暨从吴县潘氏岁可堂乞得一宗，遂成大观。窃谓试卷于每人之履历、直系亲属、近支统系，无不备载。尤可贵者，于师承传授渊源，为它处所罕详。自科举废后，均罹论斤覆瓿之厄，劫后所存，益觉难得可贵矣。盖贡卷履历，当以家谱之缩影视之。此亦取天一阁保存登科录之义也。

一九七九年春，余以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编纂，因偕沈津君前往宁波，寓月湖旁之华侨饭店，不数百步即抵天一阁。骆兆平君介绍此阁故事滔滔不绝，又述藏书之聚散经过亦至详赅。一别十年，兆平以近著《天一阁丛谈》稿寄示，属为一言。余展卷拜读，全书分十二章，曰史话，曰史事琐考，曰藏书管理，曰藏书目录，曰刻书考，曰藏书传抄遗闻，曰乾隆颁赏书画记，曰散书访归记，曰明代地方志述略，曰明代科举录述略，曰家谱概述，曰碑帖概述，纪事翔实。兆平于天一阁历史可谓淹贯故闻，传述如数家珍，甚足钦服！余从事图书馆工作五十余年，深感研究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性质不同，管理亦不同，研究图书馆之管理人员不能不熟悉馆藏，凭一卡片难能尽达，亦非电脑所所能反

映。若熟悉馆藏,则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熟悉馆藏之后,对藏书之珍护尤为亲切,管理方法亦多研索。窃谓今日之管理善本,重在重印,使其化身千百,代代相传,不至湮没。昔人所用之纸为手工制造,可以经久。尝见敦煌写经六朝用纸,至今千年后披展如新。凡古书之损毁,皆出于人为,今日机制纸印本,质脆不能耐久,出于自毁,典藏者皆应知之。兆平寝馈其中,或以余言为不谬乎?

抗战中,余应张菊生、叶揆初两先生之招,创设合众图书馆,余主张上海已有科学技术之明复图书馆,近代史之鸿英图书馆,合众应以古籍为主之历史文献图书馆,此三馆均为研究图书馆,便利专门读者,培养专业管理人员,编印专业资料,广为流通,面向世界。综合性图书馆可以综合各科之图书,实不能得综合性之人才,局限甚大。虽然事在人为,不是有意长期培养,而欲一举手一投足有以成之,是缘木以求鱼也。

一九七八年春,调查全国各馆所藏古籍情况,藉知十年动乱中各地图书文物遭受损失之烈,甚于秦火,闻之发指。但亦有典守者尽力抵御,置生命于不顾,英勇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尝忆北京图书馆善本库管理员陈君,人皆呼之为陈先生,一书借阅,出库还库,必详加检点,郑重安放原架,数十年如一日,于善本之珍贵特点,均极熟悉,今乏其人。尝读黄梨洲《天一阁藏书记》云:“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自科举之学兴,士人抱兔园寒陋十数册故书,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贵而有余。读书者一生之精力,埋没敝纸渝墨之中,相寻于寒苦而不足,每见其人有志读书,类有物以败之,故曰读书难。”又云:“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马声色之间,稍清之而为奇器,再清之而为法书名画至矣。苟非尽捐狗马声色字画奇器之好,则其好书也必不专,好之不专,亦无由知书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强解事者以数百金捆载坊书,便称百城之富,不可谓之好也。故曰藏书尤难。”又称古今书籍之厄不可胜计,以所见者言之,历举十名家聚散之变,慨然曰:“是书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护之,又从而灾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今日读之,愈感其言之深且切也。

兆平勤学好问,既熟悉天一阁之历史,又熟悉天一阁之藏书,了然

天一阁盛衰之迹。建国以来,天一阁如枯木之逢春,有笃好古书之人,才真能爱护数百年来之劫余。展读史话,喜阁书之典守有人,足为研究图书馆之矜式矣。余不辞毫荒,率书数语以为嚆引。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顾廷龙时年八十有五

目 录

序	001
天一阁史话	001
(一)峥嵘一阁魁海宇	001
(二)斑斑绡帙美东南	002
(三)誉满九州惠四库	004
(四)抱残守缺经忧患	005
(五)枯木逢春获新生	007
(六)人民珍惜胜明珠	009
(七)北库东园添新枝	010
(八)宾朋满座话开放	011
天一阁史事琐考	013
(一)建阁时间	013
(二)命名由来	014
(三)书楼形制	016
(四)藏书来源	018
(五)藏书印记	020
(六)管理旧制	023
天一阁藏书的管理	027
(一)以水制火 火不入阁	027
(二)代不分书 书不出阁	030
(三)芸香辟蠹 曝书去湿	033
天一阁的藏书目录	037
(一)现存最早的书目	037

(二)藏书进呈之后的书目	039
(三)清末时期的书目	041
(四)民国时期的书目	043
(五)新编书目	045
天一阁刻书考	047
(一)初期的刻本	047
(二)刻书规模与版本特征	048
(三)关于《范氏奇书》	053
(四)藏板和印本的流传	056
天一阁藏书传抄遗闻	061
(一)从黄宗羲破例登阁谈起	061
(二)三百年前的一本抄书记录	062
(三)《学院访求书目》新解	064
(四)访求书目与传抄书目的不完全性	065
天一阁藏乾隆颁赏书画记	067
(一)册府之巨观 群书之渊海	067
(二)历史之画卷 艺术之精品	069
天一阁散书访归记	072
(一)散出去向	072
(二)访归来源	074
(三)鉴定依据	076
(四)归书十例	078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述略	082
(一)现藏明代方志概况	082
(二)散出方志的流传	084
(三)方志的特征与作用	088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述略	091
(一)从明代科举制度说到科举录的内涵	091
(二)收藏明代科举录的历史和现状	094

天一阁藏家谱概述	100
(一)家谱的文献价值	100
(二)现存家谱的来源	101
天一阁藏碑帖概述	103
(一)碑碣拓本	103
(二)明清帖石	106
(三)明州碑林	109
附录	113
天一阁旧题楹联诗歌选注	113
后记	124
再版后记	125

天一阁史话

(一) 峥嵘一阁魁海宇

在宁波市月湖西面的绿树深处,有一座古老的藏书楼,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天一阁。阁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其建造年月,已无文献确证,据清乾隆间学者追记,约建于嘉靖四十年,即范钦辞官回家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之间(1561—1566)。一百多年前,清代学者阮元在《定香亭笔谈》中已经说到:“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之家,惟此岿然独存。”天一阁在我国古代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书籍是记录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我国有悠久的藏书历史。古人说:“维殷先人,有册有典”,早在商周时期,便设立史官,利用文字来叙言记事,开始有了国家藏书。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之风兴起,出现了私人著作,于是除了国家有藏书之外,更有私人藏书。不过那时候的著作大多是写在竹简或木板上的,也有的写在绢帛上。后来,随着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书籍大量刊印,历代藏书家之多,不胜枚举。在宁波月湖一带,也有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宋代有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后人称“藏书之富,南楼北史⁽¹⁾”;元代有袁桷的清容居;明代有丰坊的万卷楼等。然而,许多早于天一阁的藏书楼都已荡然无存。

天一阁藏书楼是一排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前后开窗。楼上原来通六间为一,每间中间用书橱隔开,书籍就放在橱里,正中有明隆庆五年郡守王原相立的“宝书楼”匾额。楼下当中三间品连一起,作为中厅,两旁悬挂着文人学士们题写的楹联。随着岁月的推

移,书楼的建筑材料续有调换,后人在楼上第一间和第六间各增板壁一道。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进行过一次大修,把阁前用瓦砾砌的围墙改成砖墙,因此拆除了阁前阁后屋檐下的木栅,并在楼上前后窗口外面加了保护性的铁栅栏,楼下藻井上添加数十块彩绘花板。但是书楼的基本结构仍然未变,外观亦不失端庄古朴的面貌。

阁前有一个池塘,池水清澈,游鱼可数。清康熙四年范钦的曾孙光文请了能工巧匠,在池边堆筑假山,环植竹木。假山占地面积不大,但造得相当精巧。山上重峦叠翠,高峰秀出;山下茂林修竹,曲径通幽;石兽出没其间,禽鸟飞鸣不绝。远远望去,山重水复。高地上设山亭,可供息足。山后有一株数百年的香樟树,浓荫蔽空,仍然显得生机勃勃。整个园林把天一阁藏书楼点缀得分外幽雅,身历其境,醉心读书,使人乐而忘返。

一九三三年,地方人士筹款维修天一阁,同时把旧府学内的尊经阁,以及八十余方历代碑石移建到天一阁后院,与书楼连成一线,成为现在天一阁的一个组成部分。尊经阁歇山重檐,据梁下题字,重建于光绪九年。阁旁又有一口水池,池畔芳草萋萋,林木翳然,中有卵石小径,与天一阁相通,周围种植兰桂,清香满园。

(二)斑斑绡帙美东南

范钦字尧卿,又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据志书记载,他在嘉靖十一年考中进士,初任湖广随州知州。嘉靖十五年升工部员外郎,因事触犯了权臣武定侯郭勋,被诬遭廷杖。嘉靖十九年任江西袁州府知府。袁州为严嵩故乡,其子世蕃欲占宣化公宇,范钦不允。世蕃报告他父亲,严嵩说:“这个人违抗过武定侯,以强项自喜,暂时不要去碰他。”嘉靖三十三年,范钦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便回到家里。嘉靖三十七年起补河南,升副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诸郡。嘉靖三十九年,升兵部右侍郎,同年十月,去官归里。

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范钦官福建时,抗击过倭寇。又据《明实录》,范钦去官,是由于被御史王宗徐所劾,说他在巡抚南安、赣州时,

“黷货纵贼，貽患地方”，因此，范钦得旨“回籍听勘”。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

沈一贯撰《东明范公墓志》云：“公亢直守正，终始不移，卒率以是取忤，亦不至困。后父武定侯郭勋，与商户陈鹤等侵牟万计，公为节估值，廉物料，遂交怨公。勋常私用神木厂大木无忌，公独禁不与，勋党人谮之。”明代嘉靖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内经严嵩父子弄权，外有倭寇的侵扰，祸乱相寻，民不聊生。士大夫们朝升夕黜，被黜归里后，往往寄情诗酒，或著书刊书，自命清流。在宁波，当时与范钦先后归田里居的有兵部尚书张时彻、兵部侍郎屠大山。他们投闲啸咏，精思著撰，人称“东海三司马”。

范钦酷爱书籍，每到一地，都留心收集。而且他和那些只注重版本的藏书家不同，颇有点“厚今薄古”，比较重视收集当代人的著作，所以在他的藏书明代地方志、政书、实录、诗文集就特别多。像《军令》、《营规》、《大阅录》、《国子监监规》、《武定侯郭勋招供》之类的官书，是当时的内部资料，为一般藏书家所难以收得的。有的书复本多达两三部，这可能出于朋友的赠送。后来，他购进丰氏万卷楼的一部分藏书，⁽²⁾又与王弇州等人相约互抄书籍，藏书数量大大增加，共达七万余卷。

沈一贯说：“司马公于书无所不蓄，虽晚暮，好学弥笃，常诵读至夜分，声啾啾振林末，惊其四邻。”⁽³⁾范钦也有一篇短文《书本事诗后》，记其晚年的读书生活。文曰：“此为唐孟棻作，世罕传布。伏日偃仰天一阁中，池林过雨，凉飏荐爽，四望无人，蝉鸣高树，遂披襟散佚，漫书此篇。已而云影低昂，新月吐照，欣焉会于予心。据胡床，披鹤氅，停麈尾，抚无弦琴，歌白云之章、清商之曲，啜杯茗而寝，殊忘其为盛暑，顾城漏已下二鼓矣。晨起，即题其后。”

书籍之外，还藏有许多碑帖。清乾隆五十二年钱大昕编《天一阁碑目》，“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迄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著名的有北宋拓本石鼓文等。

天一阁不但以藏书著名，而且还印刻过一些书籍，其中二十种合成一部丛书，世称《范氏奇书》，在传播古代文化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在当时所刻的书上，留有姓名的写工和刻工多至三十余人，可见其刻

书的规模。至今尚保存着数百块明代版片,是研究我国雕板印刷术历史的文物。

为了使天一阁藏书得到永久保存,范钦费尽了心机。他依据“天一生水”的说法,取“以水制火”之义,把书楼命名为天一阁,就反映出他对防火的重视。书楼与住宅建筑不相毗连,远离灶火,严禁烟火入阁,又在阁前凿一水池,蓄水备用,这一切都是有效的防火措施。

范钦在晚年,还考虑到防止书籍分散的问题,认为“书不可分”。结果,他的大儿子范大冲欣然放弃了万金家财,而继承了天一阁藏书。⁽⁴⁾大冲体察父辈的心情,从此“代不分书,书不出阁”⁽⁵⁾,藏书归子孙共同管理。

我国历代的许多藏书家都十分爱惜自己的藏书,希望能把藏书永久保存下去,但是总不能如愿。天一阁除了没有直接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之外,在管理上能够注重防火,又避免藏书作为财产再分配,因此才得以幸存下来。

(三) 誉满九州惠四库

范大冲字少明,县学生,入太学,授光禄寺大官署丞。大冲死后四十多年,明朝就灭亡了。他的孙子范光文字潞公,是清顺治六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在陕西做过主考官。因此,在明末清初时期,天一阁有一定发展,清代刊印的书籍也续有所增,但数量不多。

清康熙十二年,著名学者黄宗羲破例登阁,编定书目,后来还写了一篇《天一阁藏书记》,文章开头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他深慨藏书久而不散之难,同时表彰了天一阁藏书之久。从此,天一阁就蜚声于学界。

清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决定设立四库全书馆,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纂修《四库全书》,便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要求进呈备用。修《四库全书》的目的是“搜罗古今载籍,以光策府,而裨艺林”,“用昭文治之盛”,实际上也是一次全国性的图书大检查,结果有许多图书被查禁焚毁。起初,各地慑于清廷的文字狱,疑虑重重,因此,“各省采访遗书,奏

到者甚属寥寥”。于是乾隆帝软硬兼施,在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的上谕中点了一批名,指出:“予以半年之限,令各督抚作速妥办矣。遗籍珍藏,固随地均有;而江浙人文渊藪,其流传较别省更多。果能切实搜寻,自无不渐臻美备。闻东南从前藏书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

这样,以范懋柱为代表的范氏后人不得不应诏进书。当时进呈了多少书,没有确切的记载,据光绪十年编辑《天一阁见存书目》时考查,认为除复本外,共进呈了六百三十八种。其中清初人的著作只有七部,其余都是前代人的著述,在当时就不多见。后来被收录在《四库全书》里的有九十六种,列入存目的有三百七十七种,对《四库全书》的编成确是一大贡献。

清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上谕:“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因加恩赏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这部书是铜活字印本,共一万卷。同时,乾隆帝又特派杭州织造寅著到天一阁察看书楼建筑和书架款式,故上谕又说:“可预邀范懋柱与之相见,告以奉旨,因闻其家藏书房屋、书架造作甚佳,留传经久,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寅著在奏章中详细报告了天一阁书楼的构造,书架的排列等情况,并且开明丈尺,绘图呈览。后来,庋藏《四库全书》的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澜、文宗七阁,就是仿照天一阁的式样建造的。天一阁在全国更享盛名了。

(四)抱残守缺经忧患

在旧时代,天一阁饱经忧患,书籍仍不免陆续散出。清乾隆年间,天一阁表面上繁荣,而实际上盛名之下潜伏着危机。那些珍本秘籍送到四库全书馆以后,虽有抄竣发还的上谕,但结果大都被承办者所鲸吞,使天一阁藏书遭到了一次浩劫。

鸦片战争以来,宁波地处沿海,战乱不断,天一阁藏书成了帝国主义者、贪官污吏和流氓小偷掠夺、盗窃的对象。清道光二十一年

(1841),英帝国主义者占据了宁波城,闯进天一阁,掠取舆地书数十种而去。⁽⁶⁾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军队进驻宁波前后,当地小偷乘混乱之际,拆毁阁后墙垣,潜运藏书,论斤贱卖给奉化棠岙造纸商人,不少珍贵书籍当了造纸原料。⁽⁷⁾有个奉化人,出数千金购买天一阁散出之书,亦于同治二年十一月遭火灾,书屋全毁。⁽⁸⁾一九一四年,上海的几个旧书商,雇用大盗薛继渭,挖楼潜入阁内,窃去藏书一千多部。⁽⁹⁾后来商务印书馆搜集了数百种,放在涵芬楼,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役,不幸又遭日机轰炸而被焚毁。经过数次浩劫,加上零星的散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除清代续增的《古今图书集成》外,只剩下了一万三千多卷,仅及原藏书的五分之一左右,而且不少遭受虫蛀霉烂,成了断编残简。

清初以来,一些名人学者为天一阁编辑过图书目录,现存比较通行的有:嘉庆十三年阮元编《天一阁书目》十二卷;道光二十七年刘喜海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十二卷;光绪十年薛福成编《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四卷;一九四〇年冯贞群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十卷。这些书目反映出各个时期书籍的收藏情况。

过去范氏把图书束之高阁,不肯让外人阅读。继黄宗羲之后,入阁读书的知名学者亦屈指可数,仅李邺嗣、万斯同、徐乾学、全祖望、袁枚、钱大昕、阮元、冯登府、薛福成、缪荃孙等十余人而已。天一阁那种严密的封闭状态持续很久。郑振铎先生在《录鬼簿》一书题跋中说到,一九三一年,他和赵万里先生、马隅卿先生从北京南下访书,专程到宁波,“日奔走谋一登天一阁,而终格于范氏族规,不得遂所愿,盖范氏尝相约,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也。”

藏书秘不示人,这在我国古代私人藏书楼的管理方面是带有普遍性的,也有其可以原谅的苦衷。然而只靠一家一族的力量终难世守,近人缪荃孙在《天一阁始末记》中谈到他当时目睹的天一阁,已经是“阁既残破,书亦星散”,“但见书帙乱叠,水湿破烂,零篇散帙,鼠啮虫穿”,呈现一副败落的景象。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的一次大台风,吹倒了天一阁的东墙,书楼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范氏后人无力修复,宁波地方热心人士便

向社会发起募捐,花了三年时间,对天一阁进行了一次大修。

天一阁修理全部落成实已进入一九三七年,就在这一年芦沟桥炮响,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宁波地方人士主张天一阁古籍易地保护,便帮助范氏先将部分精本移至鄞西茅草漕范大冲墓庄,一年后又将其其他明刻明抄本藏于鄞南茅山范钦墓庄。因时局日益紧张,国民政府教育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下令拨款,在浙江图书馆和鄞县文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把全部图书分装二十三箱,用卡车运至浙南龙泉县福泽乡砩石村,租屋存藏,由范氏推定的范召南会同管理。一九四一年四月,宁波沦陷,日寇登天一阁虎视,见书去楼空,只好束手而回。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次年冬,藏书运回归阁。

此后,范氏裔孙和地方人士组设“天一阁管理委员会”,阁书定章公开阅览。但对阁书无力整理和修补,只是偶有外地文教单位委托抄书,接受计费代办此事而已。

(五) 枯木逢春获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波市人民政府委派了专职干部加强了天一阁的管理工作。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天一阁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多次拨款,维修了藏书楼,整理周围环境。在维修中贯彻“维护原状,保持现状”的原则。

当地文物管理部门贯彻执行了国家“重点保护”、“古为今用”的方针,陆续收集散存在民间的天一阁原藏图书三千多卷;又设修书员,专门进行藏书的修复工作;图书的虫蚀现象不再发生;还继承了合理的传统制度,加强防火管理,在书楼内不装电灯,不准吸烟,使藏书得到妥善保管。

天一阁保存下来的图书中,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题名录这两类书为最完好,不但纸墨精湛,而且大多保持明代包背装的装帧形式。现藏明代地方志二百七十一种,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是海内孤本。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有三百七十种,大部分也是仅见之本。管理部门为地方志置配了一批硬木盒子,一部书装一盒,减轻书籍受到的压力,防止移动

时损坏。

从此以后,天一阁藏书才真正为广大人民所利用,各地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许多研究人员和文史工作者,纷纷进入了这个知识宝库。他们辑录天文、地震、地质、医学、农政、水利、陶瓷、印刷术等自然科学史和农业、手工业、海港史方面的资料,以及农民起义、民族发展、文学艺术和人物传记等社会科学史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先后派人到阁,拍摄全部明代方志的胶卷。天一阁管理部门还协助云南、广东、甘肃、广西、山东、山西、天津、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市图书馆和有关学术单位,代为抄录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又配合上海出版部门影印《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共计一百零七种,大大便利了读者对天一阁藏书的利用。

由于天一阁成了国家的一个藏书单位,宁波许多著名的藏书家也先后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绘画、碑帖等文物捐献给天一阁收藏。如“张同捐献其父张琴所藏书帖,张伯觐捐献其父张申之书籍,刘同坡兄弟捐赠其父刘楚芑书籍,张爽清捐赠其父张世训书籍,李蕴女士捐赠已有书籍,共有百余箱之多”。⁽¹⁰⁾“鄞徐荣增、荣辉、荣棠兄弟将厥考徐藻先生遗书捐赠天一阁”⁽¹¹⁾,计医书三十二箱。以上所赠书籍,在一九五六年成立宁波市图书馆古籍部时,均调拨该馆整理入藏。一九五七年,张季言先生家属赠送“樵斋”藏书五万余卷。一九七九年,朱赞卿先生家属赠送“别宥斋”藏书十余万卷,字画文物一千七百余件。同年,孙定观先生赠送“蜗寄庐”藏书,杨容林先生家属赠送“清防阁”藏书,均在万卷以上。过去,藏书家们书籍的获得良非易事,从中凝结着汗水和辛劳。他们有的节衣缩食,经、史、子、集兼收并蓄;有的批校题跋,长年累月以此为乐;有的在战乱的环境里,不顾个人安危,跟随图书颠沛流离。今天,藏书家们的一张张献书辞,不但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表达了要把辛勤积累的藏书与天一阁并存,以造福后人的心愿。目前天一阁所藏古籍已达二十万卷,其中珍槧善本有七万余卷,可与山东、江西、浙江等藏书丰富的省级图书馆媲美。天一阁藏书的不断充实,资料内容的日益丰富,受到广大学者的欢迎。